



【行走人间】

二舅不是职业掮客

□许志杰

我有三个舅舅。听母亲说，大舅比她年长快20岁，家里的表姐比我母亲的岁数还大。大舅长我太多，去世也早，在我的脑海里没有什么记忆，甚至连他的传说也知道得不多。三舅属于旧时那种过继出去为大爷或叔叔家顶门户、续烟火、传宗接代的人。过继出去的儿子就是人家的了，回过头来再见到亲爹亲娘只能喊叔叔、婶子或大爷、大娘，而原本的叔叔或大爷，就成了亲爹。对此双方家人有一个秘而不宣的默契，不但对外禁言，连从小过继出去的儿子很多年都未必知道自己的真实身份。本来的三舅变成远房叔伯三舅，往来自然就少了。

在如此复杂的历史背景与家庭关系之下，二舅成了三个舅舅中唯一的合法代表。二舅焦洪柱，山东省安丘县庙东郎君庄人。姥姥一直跟二舅住在一起，我从小就喜欢的“走姥姥家”，其实就是到二舅家。

在我的记忆中，二舅有几个显著特点，个子高。在他那个年代，1.80米多，那是相当了得的。二舅领着我去赶过一次农村的大集，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就像一根旗杆插在那里，老远就看见他晃来晃去的大半个脑袋。有二舅在迷不了路，这是我当时的底气所在。

二舅给我留下的另一个与众不同是他熟人多，跟着他去赶集，打招呼的人一路都是，散集的时候还有当村的朋友邀他到家里做客，吃饭。那时候各家日子过得都很紧巴，非必要，能留下吃饭，不是一般的情谊和交往。

再一个，二舅的好脾气，那么一个“高头大马”的人，说话从来慢声细语，面带笑容。他一辈子与牲口打交道，日常就是生产队的车把式，赶着骡、马车东运西输，南来北往。牲口无常，极少见二舅对着骡马大吆小喝，手里那根令我羡慕不已的皮鞭，很少见他抽在骡马的身上，只是一杆令旗，二舅向哪一挥鞭，骡马就把大车拉到哪，颇有些江湖传奇的英雄色彩。

生产队的时候，能当上赶马车的老大，无上光荣，需要很多优秀的条件。因此，二舅给了我很多豪气。我最喜欢坐在二舅的马车上，数着骡马有节奏的步伐，听着拴在骡马脖子上清脆的铃铛声，慢慢走在坑洼不平的土路上。二舅在马车的左边，挥着皮鞭，轻盈潇洒；我坐在马车的右边，如同开火车的副司机，帮着二舅瞭望车前车后的道路状况。

1973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了一部叫《青松岭》的电影，讲述了一位生产队的模范车把式的故事，我不知看了多少遍，心里头就是把电影中李仁堂扮演的主角人物当成二舅。似乎有那样一位敢于同坏分子作斗争的“二舅”，自己的身上也贴上了英雄的标志，总有一股雄赳赳气昂昂的气立在心上。想来真是绵绵接续的情分。有一年我去胶东一个市，正巧是此地大集的日子，走了一趟没看着可心的老物件，欲转身离开时，却见一根与二舅用过的一模一样的皮鞭，静然立于墙边。眼前立马浮现二舅赶着马车奔驰在原野的影像，顿时泪水盈眶。问了价钱，二话没说，立即成交，将宝贝请回家里，挂在书房的显眼处。

如见到逝去多年的二舅，那么亲切，暖和心坎，还形成了一股向上的劲头，力道很重。从小的印象，绵延铺张，二舅的确有这样的感染力。

二舅与牲口打交道，始于他二十岁不到的年纪。那会儿，姥爷门里的后代并无读书学习文化的传统，世代务农。二舅掌握的关于牲口的一系列知识，应该是从小在实践中学到的，或许我的姥爷就多少懂点。

早先的时候，二舅并不是赶马车的车把式，而是做牲口交易的中间人，也有叫经纪人的，比较专业的名称似是掮客。这里的牲口指的是骡子、马、牛，还有驴。掮客，字面统称的意思是替人介绍买卖，从中赚取佣金的人。演化至今，房屋中介、人才猎头，均属此类。我读大学历史系时，知道宋朝出现掮客，说明商业经济已经市场化运作，资本主义萌芽了。

二舅不是职业掮客，他做的是每逢一些城镇大集，才应邀前去给做牲口买卖的人掌眼，要讨价还价，以求得最大限度的价格合理，买卖双方都可接受。还要为牲口的质量把关。他经常去赶的是潍县（今潍坊市）大集，这个自清中期之后兴起的北方商业重镇，扼东西交通之脉，促南北发达之兴，为方圆百里有名的交易码头。能在这里站住脚，被南来北往的牲口贩子所信任，就在于二舅始终坚守一个“正”字。所谓掮客，他的主要职责就是为买卖双方做中间人，守“正”之一来回平衡价格，直至双方接受。二舅立在中间，不偏不倚，卖方感觉没少赚钱，买方觉得没多花钱。守“正”之二为双方价格保密，此乃时代特质，不显摆不露富，免招不测。我听二舅说过，无论询价还是还价，都是打“手语”，而且还要把手藏在两个人粗大的袖口里，用手指进行袖口交易，如此进行多个回合，直至双方都满意，握住二舅的大拇指，才算达成共识。守“正”之三则要以相当的专业水平，通过简单的看、摸等手段以及目测，保证交易的牲口没毛病，未来成长潜力可期。买回去的牲口有病或是不能成为健壮有力的耕地、拉车、生育的“好牲口”，中间人虽不会承担哪方面的责任，盛誉扫地，以后就无人敢用了，甚至还会影响儿女成亲。

我的二舅厉害就厉害在一直有人请他。时代变迁，人民公社时，二舅还是经常被十里八乡的生产队请去，帮着买卖骡马等牲口。盛誉极隆。因而，我小时候看到的是他熟人多。母亲说，别看二舅打年轻时就东奔西走帮别人买卖牲口，却从不收钱，最多就是在集上被请吃几个肉火烧，有时候去吃一回朝天锅。从我读大学历史系学到的知识去分析，二舅是不能算作掮客的，因为他没有“从中赚取佣金”。他应该算为民众或集体办好事。我想，这也是为什么如我看到的，去赶集还有人招呼请二舅做客吃饭的缘故。把事办好，自然就有人回报请客。

二舅既不吸烟也不喝酒，到了晚年受困于年轻时留下的哮喘病，严冬尤甚，不得不每天吃一粒从民间医生那里买来的祖传秘方小药丸，每粒五毛钱。吃必见效，有效期一天。以此数日，享年未及九旬。

□刘素萍

慧走的消息，是朋友梓告诉我的。当时已是夜里十点，睡眠一向不好的我，是夜，又是一个不眠夜。我人在武汉，只能在心里默默地遥祭慧一路走好。

我与慧同岁，刚工作时是同事，我是会计，她是出纳，同一个营业室办公。我记完账的凭证，通过一根长长的铁丝，由会计科传递到出纳科。或者，她收了现金的凭证，也是通过那根长长的铁丝传递给我。后来，我去了人民银行，慧留在工商银行。不久，按照有关政策，慧一次性买断工龄，回家了。此后，我俩就很少见面，但还是互通信息。

慧上学时是学霸，工作时是点钞技术能手，为了女儿陪读，年纪轻轻就离开了工作岗位。值得欣慰的是，女儿没让慧失望，遗传了妈妈的基因，也是一位学霸，考上名牌大学，成为妈妈的骄傲。

慧为了让女儿安心工作，女儿休完产假只身回了北京，宝宝留在老家由慧和丈夫照顾。半夜三更，邻居们都进入了梦乡，唯独慧家里的灯亮着，还不时传出宝宝的哭闹声。有邻居多次看见慧夜里一两点钟，抱着外孙在院子里走来走去。

前年，我回老家住了半年多，我家离慧家比较近，我俩经常相约一起去散步。当时，她已经在北京做了脑部手术，精神状态尚可，只是比以前话多了，而且还不是一般多，应该叫唠叨了。我懂得，这是手术后遗症，她说什么我都会认真地倾听。

慧说，有一年女儿带着她去北戴河避暑半个月，还说，女儿以后还准备带她出国旅游等等。当说到“等女儿装修好了房子，就去北京给她当‘后勤部长’”时，慧的眼里充满了期待。

慧对我说，她最大的愿望，就是守在女儿身边，陪着外孙慢慢地长大。有时候，慧说着说着就哭了，捂着脸，蹲在地上号啕大哭，劝都劝不住。我索性让她哭，哭够了，擦一擦眼泪，我们继续聊天。

慧家的院子里种满了各种蔬菜和果树。其中有一棵山楂树很茂盛。每到山楂红了的时候，慧都会小心翼翼地一颗颗摘下来，洗净、切片、晾干，然后分装在透明的盒子里，送给亲朋好友。用慧的话说：“这可不是一般的山楂片哟，不仅环保有机，而且有爱心在里面。”

作为慧的朋友，我当然会得到一盒。我回武汉的前几天，慧又送给我一盒山楂片。我说上次给的那盒还没吃完呢！她说这盒带回武汉慢慢吃，吃完告诉我再给你寄。

此后的日子里，慧几乎每天都会发消息给我，大多是祝福语，我每次收到必回。慧说你不用回复，知道我在想着你就行了。慧关注了我的公众号，我的每篇文章必读，读完还给我发“读后感”。我知道慧年轻时也是一名文学爱好者，喜欢读书。

写完这篇文章，我又一次拿起桌上那盒剩了一半的山楂片。慧，你在天堂还好吗？来生，我俩还是好朋友。

一盒山楂片

【落英缤纷】

昵称

□王晓梅

灿若芳槿是我的微信昵称。我之前的昵称叫笑颜，笑颜前还用过小楼疏雨。

人生沧桑，世事无常。十多年前中的某年，我正处子生命的低谷。至于经历过什么阴晴明晦，现在想起来都是过眼烟云了。我给张姐倾诉我的不幸，似乎倾诉出来就轻松很多。如今想，那时还是年轻，倾诉，是自己释放，却于别人无益。但我还是要感谢张姐。她说，你住小楼，“小楼疏雨”这个昵称不好，换一个吧。

有病乱投医，我采纳了她的建议。我希望以后脸上展现的都是愉悦，于是，给自己换了“笑颜”的昵称。

笑颜一用就是10年。当然，这10年中，我的生活并非都是阳光灿烂，有过阳光明媚的欢愉，也有风雨交加的凄苦。

2018年去旅游的大巴上，导游一路不厌其烦地讲起名的学问。依据他对我属相及四时八柱的推算，我记住了我五行缺火和水。

真实姓名不好更改。于是，我决定把用过10年的笑颜放弃。我请文学老师帮我

起个带火带木的昵称，于是有了如今的“灿若芳槿”。

改名灿若芳槿之初，有趣的事接踵而至。几个朋友问我改昵称的缘由，我如实相告，但他们将之前的昵称叫顺了口，还是“笑颜、笑颜”地称呼我。起初，我一遍遍纠正：喊我灿若芳槿。纠正之后，他们只能记住一次，再喊还是笑颜。平时不常联系的朋友，有事通过微信找我时，不知道我改了昵称，以为我删除了对方。我若主动联系，他们竟疑惑地问我我是谁——相问不相识，只因“笑颜”改。多年的昵称已经像自己的一张脸了。

灿若芳槿之后，生活也像四季的天气，并非一路阳光。健康状况频繁敲响警钟时，不由得反思自己：性格敏感纠结，遇事容易着急，长此以往，身体必然亮起红灯。其实，真正可以使人快乐的是改变自己的心态与性情，身体健康了才会有真正的笑颜。至于用什么昵称，并不重要。以后朋友们喊我什么昵称倒不计较了。无论小楼疏雨、笑颜，还是灿若芳槿，我还是我。我更想说的是：好运不是故事，遗憾才是。



扫码下载齐鲁壹点
找记者 上壹点

编辑：向平 组版：陈明丽